

大剿匪

1949年至1953年

D A J I A O F E I

罗国明◎著

东方出版中心

I253.2/60

2008

大剿匪

罗国明◎著

1949年至1953年

DA JIAO FEI

東方出版中心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剿匪/罗国明著. —上海: 东方出版中心, 2008. 1
ISBN 978-7-80186-771-1

I. 大… II. 罗…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88698 号

大剿匪

出版发行: 东方出版中心

地 址: 上海市仙霞路 345 号

电 话: 62417400

邮政编码: 200336

经 销: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

印 刷: 上海长阳印刷厂

开 本: 710 × 1020 毫米 1/16

字 数: 284 千

印 张: 18.5

版 次: 2008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186-771-1

定 价: 29.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引子

我说不清楚,我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注视这个题材的。初时,对于今天让我来完成这个题材,让我来接触乃至试图通过我的笔来重现当年的这一段历史,虽说也抱有很大的热情,但实在说,更多的,却是一种新鲜和好奇心的驱使。可是,随着后来我采访的深入,当我越来越深地陷入到当年的那段历史里去,当我越来越直接地大量接触当年曾经亲身经历过这一幕——如今生活在上至中央,下至全国各省、地、县每一个村镇、每一个极其偏僻的角落里的那些当年的当事人时,我越来越不可自拔地陷入到那段历史的全过程当中,陷入到那令人苍茫、令人震惊、令人愤怒,也令人流泪的一个个具体的人和事件当中去时,我的心里,此刻充满了一种持续的、使人难以言状的酸楚和绞痛。

这件事在当时,绝不是件偶然的事,而是在我们这个共和国的历史进程上所发生过的、在她刚刚宣布成立的最初那段时间里,几乎是在一夜之间,举国上下,数以百万计的土匪,犹如洪水猛兽一般,从全国各地,从我们这个新生的共和国的每一片土地、每一个角落如潮涌而出,呼号作乱……

据一九五二年底总参作战部一份绝密的“三年来全国剿匪作战主要战绩表”的统计,从一九五〇年初,土匪在全国各地发起大规模的武装暴乱开始,到一九五二年底,整个大陆上匪患基本被平息,全国各地:华东军区消灭土匪二十四万六千一百七十五人,缴获各种长、短枪十二万六千四百零九

支,各种土制火炮五百八十五门;中南军区消灭土匪一百一十五万,缴获各种长短枪七十一万六千零九支,各种自制火炮五千二百七十八门;西南军区消灭土匪一百一十六万一千八百八十二人,缴获各种长短枪五十八万二千八百三十七支,各种自制火炮一千二百三十五门;西北军区消灭土匪九万零九百人,缴获各种长短枪三万二千八百一十三支,各种自制火炮三百七十六门……这三年中,全国总计出动人民解放军正规部队六个兵团,四十个整军,达一百三十九个师的兵力,另外还有两个旅、十二个独立团,共消灭土匪近二百七十万人,缴获各种长短枪一百四十多万支,炮七千多门。

他们被称作匪,也确实是“匪”,是不穿军装、无建制、无装备,也从来没有被当局承认的一个个武装集团。他们杀人放火,抢劫强奸,几乎无恶不作,无作不恶,口里却响亮地喊着“保粮、保民、保命”,打着一面面“反共保国自卫军”、“民族复兴团”、“中华民族义勇纵队”等旗号。他们之中,不仅有男人,也有妇女;不仅有年近七旬的老太婆“坐着滑竿与我们作战”,也有类似于我们以前电影里看到的“红领巾儿童团”一样大小的十一二岁的毛孩子。……毫无疑问,他们也正是我们这个刚刚执政的共产党,我们这个刚刚获得新生的人民共和国所面临的最凶残、最险恶的敌人。是他们,写下了我们这个民族历史上属于土匪的最最黑暗、也最最“辉煌”的一页。

目录

第一章 血腥的黎明	1
1. 龙潭寺惨案	1
2. 七天时间与三十四座县城	11
3. 急电中南海	21
第二章 “应变计划”始末	28
4. 蒋介石泪洒凤凰山	28
5. 奇特的“游击骨干训练班”	37
6. “应变”、“应变”	51
7. “一品莲”夜走乌鲁木齐美领事馆	59
第三章 乱世枭人	67
8. “有枪便是草头王”	67
9. 橙色宣言	82
第四章 霓虹灯下的解放者们	86
10. 光洋与白面女人	86
11. 叛逃事件	92

12. “与自杀现象作斗争”	97
第五章 危急	102
13. 贺龙喝斩赵希荣	102
14. 三弃懋功	107
15. 谈判实录	113
16. 碉堡	118
17. 陶铸受命赴广西	125
第六章 “乡亲们,请相信共产党”	133
18. 真假“农会”	133
19. 土匪自新登记站	141
20. 张伪阳夜劫丽人园	152
第七章 惊心动魄	158
21. 牡丹江杀人研究会	158
22. 八县黄花碎	163
23. 老阿侯的微笑	167

24. X光室的幻影	171
25. 国庆节前夕在京城较量	178
26. “该给他们点颜色看看了”	184
第八章 迷离	191
27. 杨清海叛变	191
28. 人粪与火种	199
29. 便衣遭遇	211
30. “俺们都是当年西路军的女战士”	216
第九章 生与死的最后搏杀	233
31. 一个空降台特的自述	233
32. “〇——,〇——,真主在呼唤!”	240
33. 决策	244
34. 大小红柳峡	254
35. 师长之死	261
36. “川湘黔绥署”的覆灭	270
37. 三元里人民	277

第十章 并非尾声	283
38. 一支没有国籍的军队	283
39. 高锡攀出家竹林寺	287

第一章 血腥的黎明

1. 龙潭寺惨案

初夏,一个气候闷热的下午,在北京东城区地安门大街东侧的一座古老建筑的三层楼上,我找到了原来在西南军区一兵团司令部任参谋职务的杨弘同志的家。这座建筑,原来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办公大楼,与街另一侧一座几乎同样风格的原解放军总参谋部办公大楼正好相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核心指挥机关,当时就设置在这里。但今天,这两座楼早已分别成了总政和总参机关干部的家属宿舍。杨弘同志一九五三年从成都调进北京后,一直在总政干部部做干部工作,自年前从干部部一个处长的位置上退下来后,一直在这里居住。

敲开门,杨老听我说明了来意,并看过我递过去的介绍信,招呼我在客厅的沙发上坐下。

很快,我们的话题就回到了一九五〇年二月成都刚解放时发生的一桩惨案:在成都市东南十多公里、如今成渝铁路线上的一个小站龙潭寺,我川西军区六十军第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及一个警卫班人员,全都被当地土匪惨杀暴尸,继而龙潭寺附近数十公里,二十二个乡土匪群起暴动。杨老慢慢呷了一口茶,开始给我讲述当年他经历的那段历史。

一九五〇年二月五日,成都市北较场。

兵团司令部值班室里,这天,正好轮到杨弘值班。

杨弘告诉我说,当年其他的许多事情,如今年代久了,都实在再难以记起来了,但二月五日这个日子,他在兵团司令部值班室里所遇到的情形,至今却仍然能记得清清楚楚。

临近傍晚时分,杨弘收集完一天中成都市内各方面社会治安情况及成都四周各部队有关情况,忙着汇总、整理例行的每日值班简报。那时候,成都虽然解放了,但解放时间不长(在整个大陆,四川是最后一个从蒋介石国民党手下解放出来的省份),社会情况及其他各方面情况当时仍然非常复杂。蒋介石几百万军队,最后全都被压缩到西南,成都战役结束后,随着蒋介石所谓“坚守西南,坚守成都,以成都作为最后的反共基地,使整个西南形成割据局面,然后,再图反攻复国”的计划宣告彻底破灭,迫使蒋介石的大批幕僚、随从和大量的伪、旧军政人员,也都树倒猢猻散,除一小部分公开被人民解放军镇压以外,其余大部分连同社会上的各种土匪、恶霸势力,一时都纷纷改名换姓四处潜伏了下来。当时,整个川西所面临的情况是,各地的人民政权尚未来得及建立,成都市内及附近数十万国民党起义军队正亟待改编,原国民党旧政权、旧封建地方势力,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操纵着市内及附近各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治安局面。成都市街头,刚刚取得胜利进驻城内的人民解放军和各种各样的原国民党旧军队、伪警政人员比肩接踵,到处是那些一时还未来得及被改编的国民党起义官兵。那些起义官兵,全都还穿着原来国民党军队的旧军服,帽徽和领章上,许多人都只能临时用红纸剪一个五角星贴在上面,盖住原来帽子上国民党军队的徽记,糍糊干了,经风一吹,红纸剪的五角星掉了,原来国民党军队的旧帽徽又露了出来。城内,白天是这样,一到夜晚,市民们家家户户关门闭户,街上几乎没有行人,市内和市郊到处冷枪声不绝。所以,在成都刚刚解放的那段时间里,无论在成都市内,还是在附近各郊县、乡,虽然从表面上看,一切都还显得平静,但几乎每个人时时都感觉到,这种暂时的表面的平静之下,却掩盖着某种谁都不难觉察到的巨大的不平静。其实城内各方面气氛仍然显得很紧张。但是,解放军部队当时刚刚进城,有着大量的工作等着去做:一方面,既要忙着筹备和建立各级新的地方人民政权,另一方面,又要抽出大批的力量担负改造和整编起义的国民党旧军队以及到郊区各县、乡征粮的任务,同时,内

部有很多人认为战争已经基本结束了,蒋介石几百万军队都已经被打垮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对于城内外各方面当时所处的这种情况和这些潜在的威胁,没有能够在思想上引起足够的重视。

杨弘刚刚写好一天的值班简报,这时,忽然一个满身满脸血污的战士,顾不得喊报告,跌跌撞撞地一头闯进了值班室,上气不接下气地说:

“首长,龙……龙潭寺,我们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和一个警卫班,全都被当地土匪抓去了……”

“你说什么?朱向璃……你是哪个部队的,你们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和警卫班怎么了,你别着急,你慢慢把话说清楚。”

杨弘望着这个满身满脸血污的战士,吃惊地问。

“我……我们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带着人在石板滩改编国民党起义部队,昨天,带一个警卫班从石板滩步行到城里来开会,晚上,路过龙潭寺时宿在那儿,半夜里在旅店全都叫土匪抓去了。”

“那么你是怎么跑来的,你这是从哪里来?”

“我是一七八师五三三团三营的,就是朱向璃主任那个师的。我们营随朱主任在石板滩改编国民党起义部队。今天早晨,在龙潭寺那边征粮的同志跑回来报告,我们才知道朱主任他们昨夜宿在龙潭寺那边时出了事,我们营长当即带着全营赶到龙潭寺。我们是上午十点多钟赶到那儿的,可我们前脚刚进了镇,——朱向璃主任及警卫班究竟是死是活我们还不知道,忽然,镇子外面,四周数十个村子、方圆几十里,至少上万土匪一下子把整个龙潭寺死死地包围住了,那土匪多得整个龙潭寺四周层层叠叠,漫山遍野,到处都是。整整一个上午,我们营多次往外突围,却始终也没有能从里面突围出来,后来我们好不容易从龙潭寺西北角冲开一个小小的缺口,突围出来几十个人,我叫胡顺,是三营七连的,营长命令我们几个突围出来后,一定要把情况报告给兵团首长……”

叫胡顺的战士不肯坐,一边用手比划着,一边气喘吁吁地说。

“至少上万土匪?”

“是的,整个龙潭寺周围,遍地都是黑压压的土匪,你都没敢想过有那么多。”

“看上去都像些什么人,他们手里拿些什么武器?”

杨弘又问。

“好像男女老少都有，不大分得清。从声音上听，除了炮，好像各种各样的枪声都有，重机枪有好几挺，有的手里拿着大刀、鸟铳，有的甚至拿着家里切菜用的菜刀。四周五六里内，到处都听到喊杀声。”

杨弘当时听完，心里不由得暗暗一震，也来不及再多考虑，放下手里的事情，立即领着胡顺，直接来到离值班室不远的兵团司令员周士弟同志的办公室，让胡顺当面向周士弟司令员作汇报。

周士弟司令员正在办公室里和一个下面部队的干部谈话，见杨弘和胡顺报告情况，那个干部也就主动站起来告辞走了。

周士弟认真听胡顺报告完，渐渐地，他那本来就很瘦削、略显衰老的脸变得凝重了，他详细询问了胡顺在突围出来之前他们三营的伤亡及有关包围在龙潭寺四周那些土匪的一些情况，随后，周士弟让胡顺先暂时回到值班室里去休息，要杨弘立即喊来下午刚从重庆回到兵团的王新亭副司令员。

六点五十分，周士弟司令员通过电话，把这一情况向驻在重庆的西南军区司令员贺龙和政委邓小平作了汇报。

在这同时，兵团司令部果断决定，派出川西军区参谋长邓仕俊，带领驻成都市内的卫戍区所属一七九师五三六、五三七两个团，由前来报信的战士胡顺带路，火速赶赴龙潭寺，为被土匪包围在龙潭寺的一七八师五三三团三营部队解围。救援部队在出发前，周士弟给邓仕俊反复强调了三点：一、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不轻易使用武力解决；二、达到为被围困在龙潭寺内的我三营部队解围之目的后，暂不继续追击被我击散之土匪；三、尽快弄清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同志等人的下落，及此次土匪发动大规模武装暴乱的全部情况。

邓仕俊带着五三六、五三七两个团的救援部队，当晚七时整从成都出发，经过近两个小时的急行军，晚上八时半左右，在部队离龙潭寺还有十几里路时，便远远看到龙潭寺周围漫山遍野，到处是星星点点的火把，到处是一片鼎沸的人声和各种嘈杂的枪声。邓仕俊也算是一个见过世面的老战士了，几十年戎马生涯，率领部队南征北战、经历过不下上百次大小战斗，可他什么时候也未曾见到过眼下这样的场面。他当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原地待命，抽出五三七团一个侦察排，由该团司令部侦察股长王英粤带领，先到

前面去侦察情况,力争能抓几个活的回来。

可是,一个小时过去了,不见有王英粤及其所带领的侦察排一点消息。

两个小时过去了,还是没有王英粤及其所带领的侦察排任何消息。

到了深夜十二点多钟,王英粤所带领的侦察排包括一七八师那个出来报信的战士胡顺,仍没有一个人回来。邓仕俊参谋长叫来五三七团特务连副连长温二愣子,再带一个排到前面去侦察情况,同时设法与王英粤所带的那个排接上联系。

温二愣子走了大约半个小时左右,前面就响起一阵激烈的枪声。然而,直到次日凌晨两点多钟,温二愣子也同样没有任何消息,龙潭寺四周数十里范围内,依然是星星点点的火把,照样是一片鼎沸的人声和零乱的枪声。

一七八师的一个营被围困在里面已经整整一夜。此刻在里面究竟怎样,谁都不知道,眼看东方渐渐露出了鱼肚白,天快大亮,邓仕俊急得在一块场坝上直打转,他和五三六、五三七两个团的领导商量,决定:五三六团立即以一个营先潜行向前推进,力争突围到龙潭寺里面去,确保里面这一个营先不被土匪吃掉,待天明后,判明情况,再里外一起动手,彻底救出被土匪围困在里面的部队。

五三六团三营拉开架势,强行往那火把与人的海洋里出击,直逼被土匪重重围困的龙潭寺。由营长郭晋年率该营二连走在前面,另外三个连紧随其后,但是,全营刚刚到达龙潭寺北面一里多地的一道不高的土梁子跟前时,就已经陷入了如一片海洋般嘈杂的枪声、呐喊声和弹雨之中了。那密集的子弹从四周那一簇簇竹林里、一道道田埂后、一座座房舍里,以及他们刚冲过去的背后的不远处纷纷射来。郭晋年命令全营的轻重火器压制对方。可是,机枪射手却怎么也分不清对方的火力点究竟在哪儿。转眼间,全营懵懵懂懂地牺牲了二十多个战士,郭晋年自己也身负两处伤,全营被压制在那道土梁子跟前,再也无法前进一步。

邓仕俊参谋长在后面通过步话机了解到郭晋年营的情况,气得狠狠地把手筒一摔:“他娘个杂八子的,这里打的啥子鬼仗,炮连,给我往土梁子上面调,狠狠地打!”

即刻,一颗颗“六〇”炮弹纷纷在土梁子四周炸响了。

这时,天已经渐渐大亮,两个团的炮兵集中火力狠命往土梁子四周射了

一阵炮弹之后，邓仕俊一声大吼：“五三六、五三七团，全都跟我上！”

说着，邓仕俊自己带着两个团一起往龙潭寺外围压过去。

周围的土匪这时开始崩溃了。邓仕俊所率的两个团在土梁子下面找到了郭晋年和他的那个营。这时，刚才还层层叠叠的火把和人头场面，顷刻间，忽然全都像潮水一般往四周散去，待邓仕俊带着部队到达龙潭寺时，呈现在邓仕俊眼前的，除了王英粤和温二愣子那两个排死亡的战士外，再就是对方三三两两到处是一些被我方炮火炸死以及被击毙的男女尸体。这些死者年龄不一，从衣着上看，竟全都像是当地的农民，但他们手里的武器大都已经先被别的人掳走了。几分钟前，还重重叠叠围着龙潭寺的那成千上万的人，此时也已经忽然都消失得全无踪影，转眼间不知都藏到哪里去了，远远近近的，遍目所及，只有龙潭寺四周那川西平原上特有的散落在一簇簇竹林间的那些农家院坝和一扇扇紧闭的大门。

邓仕俊没让部队继续追击，他进了龙潭寺，清点了一七八师五三三团三营部队，接着，开始寻找四日夜间在镇上遇害的一七八师政治部主任朱向璃等同志。

朱向璃主任及警卫班共九人的遗体，被排在镇子西头的一口水井旁。每个人身上的衣服都被剥得精光的，九个人中，除了警卫班副班长何福毛一人身上为枪伤，其他一律都是被绳子绑了后用大刀砍死的，其中有的被砍去了双手、双脚，有的被割去了生殖器，有的肚子被剖开，肠子全都溢到了一边，血水从井台上一直流进旁边的一条污水沟里，其状况令人惨不忍睹。朱向璃主任的头，被刀割了下来，一根绳子将两个眼眶串了起来，高高地悬在水井旁边的一棵大树杈上，他的舌头，被土匪用刀割了，两个眼珠子，也被土匪挖了……大树干上贴着一张白纸，上面写着：“这就是共产党的下场！”

具体策划这次惨案的主要匪首叫刘昌连。此人原系国民党军队中旧军人出身，曾在孙仲连部下当过一段时间的旅长。后来，因为和他的顶头上司、军部的一个参座争夺一个女伶，发生冲突被贬，一气之下带了几个心腹到军部去暗杀那个参座未遂，连夜从国民党的军队里逃了出来，回到了老家龙潭寺。刘昌连的父亲刘于元是龙潭寺有名的大恶霸，家里有上百亩地，还

在镇上开了两个赌馆和一个茶铺。解放军占领了成都后,在农村的工作一时还没来得及开展。于是,刘昌连利用眼下兵荒马乱,共产党在川西还没站稳脚跟的机会,一面四处宣传:共产党共产共妻,要把富人整穷,穷人整死;一面在暗中大力收罗成都战役后散失在成都附近的国民党军队,社会上的土匪、袍哥等,发展个人武装,成立所谓“川西人民反共救国军”。

二月四日这天,朱向璃主任接到西南军区领导通知,要他将石板滩的工作移交给该师五三六团政委郭铁,速经成都往北京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报到,将去××国任我国驻外使馆武官。二月五日,朱向璃临出发前,郭铁曾再三提醒,要朱向璃在路上千万小心,因为他昨天在到石板滩时,路上就曾遇有情况,许多地方有可疑的人出没,并且,好几个地方都有人在暗处向他们打冷枪,情况极为复杂,为确保朱向璃同志在返回成都途中的安全,郭铁还特地挑选了一名作战非常勇敢、曾获得过战斗英雄称号的赵副排长,带领一个加强班担任护送。

上午十时许,朱向璃一行来到了龙潭寺后面的一条小河边。这条小河不远处有一座小石桥,桥一侧路旁紧挨着一个不高的小荒丘,小荒丘顶上有一座十分孤立的土地庙。朱向璃一行刚走近小石桥桥头时,迎面突然射来一阵密集的枪弹,“嗖、嗖”地打着唿哨,擦着朱向璃等人的头顶过去。其中,一发子弹打中了紧跟在赵副排长旁边的文米喜的肩膀。

“散开!”

赵副排长大喊一声,同时,扑上去一把将朱向璃主任按倒在旁边的一块麦地里。

赵副排长利用田埂作掩护,悄悄抬起头来观察,发现子弹是从桥那一侧的小荒丘上打来的。在小荒丘上那座破败的土地庙周围,有几个脑袋在晃动。

“哪里来的共产党,为什么要到我们龙潭寺来?”

一个带着十足川西口音的人向这边喊起话。

“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路过这里!”

赵副排长看到那边有几个人影晃过,身上好像都是当地老百姓的穿着,他用手做了个喇叭,大声答道。

“管你们是哪号子军,是什么队伍!这里是我们的龙潭寺地盘,别的是他娘

的老子谁也不想认!”

“我们有紧急任务,今天要赶到成都去,老乡,别误了我们的公务,快让我们过去!”

“少废话,除非你们插了翅膀,今天谁也别想从我们这里过去。快快过来缴械投降!”

赵副排长一听此话,顿时火起,抬起枪就准备指挥全班还击。

朱向璃一把抓住赵副排长的手说:“这些人好像都是当地的老百姓。在没有弄清楚情况之前,不能鲁莽行事,否则会给我们今后的工作造成被动,这样,咱们先主动派一个人过桥去跟他们联系一下,看看情况再说。”

第一个到前面去联系的,是一直跟随朱向璃的骑兵通讯员。这个小战士接受命令后“呼”地从朱向璃身边跃起,径直往小石桥那边跑去。

到了小荒丘脚下,他大声喊着:“老乡,我们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是路过这里,大家别误会!”话音刚落,一颗罪恶的子弹忽然从荒丘上射了出来,小战士牺牲了。

赵副排长又派出了副班长杨兴寿。这是个一九四五年参加革命的老战士。可是,当杨兴寿刚刚走到小石桥中间的时候,又被对面小荒丘上射来的一排子弹打中,一头从小石桥上栽了下去。

就在这时,忽然从四周隐隐传来如潮水一般的呐喊声。转眼间,在桥对面那座小荒丘的后面,出现了一批举着各种武器、嚎叫着往这边涌来的乱糟糟的人群。接着,小河边的一簇簇竹林里,坟包后面的那些田埂下……枪声、鸟铳声、喊杀声,顿时如开了锅一般,乱成了一片。

情况确实太突然了,这些人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究竟想干什么?密集的枪弹,压得朱向璃他们抬不起头来,一切努力看来都无济于事了。向前,过不去那座小石桥,从其他地方绕过去,连退路也没有。

朱向璃目睹着这一情况,默默地与赵副排长相互望了一眼。

“打!”

赵副排长也已经充分认识到眼前形势的危急,他更明白自己所肩负的保护朱向璃主任安全的重任,而眼下,看来只有集中火力,努力从前面打过去,打开一条通路,掩护朱向璃主任强行从小石桥上突围出去。随着他斩钉截铁的一声命令,全班四支卡宾枪,一挺捷克式轻机枪,以及其他所有的长